

人大代表直面考问厅局长,很给力

宛平

锐评

今天本报 03 版发表的人大代表询问厅局长的报道,值得一读。

报道说,在本月 17 日举行的省人大专题询问会上,人大常委们就老百姓最关心的医改问题,向省发改委、省卫生厅、省人社厅等 7 位厅长提出了询问,其中不少问题提得很尖锐,以至于让厅局长们出了一身冷汗,有点坐不住了。

好!这样的直面询问很给力!
人民代表是广大公民选出来的,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我们的代表绝不会把所谓“开开会,举举手,拍拍掌,画画圈”视为自己“尽职尽责”。而为老百姓讲话,替老百姓办事才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询问和质询是法律赋予人民代表的权力,是监督政府、为民作主的重要手段。行使好询问和质询权,我们的社会事业才能真正沿着民主、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
当然,行使询问和质询权绝不是轻而易举

的事情。毕竟询问和质询的对象是政府的相关部门,这些部门大多掌握着人、财、物和审批等某些实权,而且其中的不少官员又是听惯了甜言蜜语奉承话,听不得逆耳忠言批评话。因此,直面询问和质询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把关系弄僵?会不会今后办事受刁难?显然,询问和质询要有勇气,要敢于碰硬,为了人民利益决不畏缩,为了事业发展决不退让!
与此同时,对于政府相关部门而言,正确对待人民代表的询问和质询,

也是至关重要的。应该看到,我们的工作与代表的询问和质询是相辅相成,目标一致的。我们都是对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人民代表的询问和质询,绝不是“找碴子”、“捅漏子”、“曝家丑”。代表的询问和质询只会使我们找出差距,把工作干得更好。
我们赞赏人民代表直面询问和质询,我们期待这种询问和质询能够常规化,我们深信,我们的社会在民主法制的道路上将迈出更扎实的步伐!

N 南腔北调 nanqiangbeidiao

禁止出租 让我住哪?

柳明

新闻背景:最近,住建部颁布了《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出租住房的,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违反该条规定,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或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这被业内人士解读为:房间不能隔开来出租、一个房间不能租住多个人。群租房、拼租房等现象该不该立法禁止,引起了市民的热议。

支持方:这两年,群租房引发的官司很常见,最出名的大概是北京“群租第一案”,一套三居室被分隔成了 12 间小屋,出租给 20 多人,最后污水淹了楼下。后来,很多深受“群租”其害的业主们还在网络上结成了“反群租联盟”。群租的罪名大概有:1.群租人员混杂,带来治安问题;2.卫生、噪音等扰民问题;3.改造房间带来的隐患等安全问题;4.使用公共设施的人增多,带来设施损耗报废加快、配套资源可能不够用等问题。

另外,也有人认为,租客的安全在群租房也得不到保障,取消群租房保障了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是最大的人文关怀。

反对方:不能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是没有谁愿意住这样的房间,城中村是城市低收入人群心中的“伊甸园”。但是,随着各地借助房市调控政策之机,为稳定房价,加大城中村改造力度,城市在变得光鲜的同时,弱势群体传统的廉价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遭到强力大幅挤压,生存成本又怎能不随之大涨?若不是没有办法,谁愿意住在如此逼仄的空间中?城中村没有了,房租持续徘徊在高位,廉租房、公租房的建设跟不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让这些弱势群体、底层群众往哪里去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第三方业主来说,群租对他们的利益损害只能算微小损害,而对弱势群体则裨益巨大,这涉及到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问题,两种权利相碰撞,肯定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应优先受到保护。

S 实画实说 shihuashishuo

请不法奸商先用“化学火锅底料”烫烫良知

刘鹏



天寒地冻的冬日里,围在一起吃热气腾腾的火锅,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饮食选择。但那些火红麻辣的火锅底料是完全放心的吗?记者近日对南京火锅市场的暗访结果显示:为数不少的火锅底料里添加了大量化学添加剂。对此,监管部门直言“不太好管”。(据 12 月 15 日《扬子晚报》)

连商家自己都从来不吃、添加了大量化学添加剂的火锅横空出世,再一次将公众的健康与安全权利置于刀俎之下,将商家良知挂上了道德烤架,也将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推上了舆论的审判席。
经营者驱利并无可厚非,但以不侵害消

J 江淮掌故 jianghuaizhanggu

骄傲挂在脸上是会伤人的。
看来此言不虚,在任何朝代都是如此。何况嵇康不仅把骄傲写在脸上,还落在行动上、文字里。当朝红人钟会车马粼粼来拜访,嵇康兀自打铁,连个眼角都不扫他;司马昭暗中指派山涛举荐嵇康出任吏部侍郎,嵇康洋洋洒洒回敬了一篇流芳千古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辞官之意决绝,一点都不迂回婉转,坦率得令人咋舌。还吓唬山涛:你一旦逼我为官,我一定会抓狂发疯。如果不是对我有深仇大恨,您也不至于如此吧。

嵇康说这些话时痛快淋漓,毫无保留,使足了文人的小性子,全然没考虑到司马昭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当局在这些名士面前本来就有底气不足,如何经得起如此尖锐的打击。

刺,总是要拔掉的。伏笔就此埋下。
但嵇康就是嵇康,小心翼翼揣度权贵心思的那不是嵇康。嵇康——这个我们皖北宿州的汉子,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中最不缺钙的那一个,世俗的价值标准在他这

安徽“被争议”历史名人点评之嵇康—— 乱世盛开的人性之花

张堃

儿完全被颠覆。他不仅长得漂亮,更活得漂亮,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约束,在那个混乱黑暗的魏晋时代,群雄逐鹿之后的江湖上,阴霾重重,杀气沉沉,文人活得噤若寒蝉,只有嵇康像一尾自由率性的鱼,游弋在富足的精神世界里。他说“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对他而言,精神的充足比什么都重要。这个骨灰级小资,为了一把古琴,可以变卖家产,为了装饰琴面,他向尚书令讨要玉佩,削薄镶嵌。他不爱车子、票子和位子,喜欢猫在山林间和两三好友喝闲酒、侃大山,兴致来了在老柳树下撩开膀子锻锻铁,操操琴。个性文人都是有点精神洁癖的,退隐山林不代表他没有治世之才,只能说明他的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态度。

他为朋友仗义执言,以至牵连致死。临刑之前,他想到既不是江山社稷,也不是儿女情长,而是凝神聚气弹奏一曲《广陵散》,曲毕,40 岁的嵇康留下了他人世间最后一句话“《广陵散》于今绝矣!”
所幸, N 年后,经音乐鬼才黄霁之手,

曾被嵇康修改和痴迷的《广陵散》幻化为《笑傲江湖》,带着嵇氏的激越苍凉在有华人的地方慷慨传唱。

至此,相信没有人再说嵇康只是因为和曹操的姻亲关系而屡屡与司马集团作梗,愤然不愿出仕。嵇康,其实是个带有几分侠义色彩的纯粹文人,一个彻头彻尾的艺术天才,他自始至终在向这个世界释放自己的个性尊严和独立精神。从精神层面说,他从未隶属哪一个政治集团。

官场需要维护的是秩序,是一切看得见、看不见的规则;而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需要的则是突破规矩,寻求灵魂的自由。这是一对永不调和的本质矛盾。

遗憾的是,嵇康不巧成了这对矛盾斗争的牺牲品。

星眼版欢迎读者来稿,来稿请注明所投栏目、详细通联地址。
投稿邮箱:xbxy2010@126.com